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叙

指月園錄成社中諸子索余叙適余病胃不耐執穎
券睡太癡入指月園問侍寮索紙接手卽呈空紙一
幅於師師曰也須道一句子來余卽畫一圓相師曰
只是不道余日向癡人不罣說癡打屁後教誰濾渣
龜負出來罣性命於赤字鴻已飛矣覓指叉於黃蘆
坂來八萬四千偈只須四兩大黃下出架上二千七
百則悞索一把火苴廳揚諸子聞於無聞吾師說而
無說卽使言寄薦罣胥甚了期乃以手摸師額曰描
看你面皮厚多少師遂驀頭一棒曰賊卻女淡心奉



C40-4514

C40
4514
(244)

D 64853

長...

塵刹遂驚寤索紙疾書出來向癡人肯說寢

崇禎己卯二月十五日夔州府新寧縣厚洽弟子張

懋惠撰

又

一色未立萬籟闕然當是昔也木樨無隱砌蛩俱默
桃粿不語雞犬自恬大千豈豕跼昔諸佛何常出世
無奈勞勞多叟哆哆相承教野老以還淳洗絜絲而
朮白窈雲門之吝憾誠轡山之不如寧知空外劫苒
早沒交涉待爾破顏寒齒堪仵麼生四十九季不自
嘔卻千七百則埃誰刪之青冥云冤白日走彪况又
各搏饑虎而求食伍白澤以爲妖發烈火於滄海興
積瀾於赤波上之則奴隸祖彌下之則奔豕人天徹
底掀翻凭空顛撲如我臥龍老賊恨不及生初一棒

打殺令奄吞今日舉口甌生休道以酉解醒孰任鼓
風揚焰獨晒如許狂肆莫謂無人識他若不趁斯翻
除將必吞昔罵我

夔州府新寧縣厚浚弟子熊之奇撰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目錄

序二

啓

第一卷

上堂

住夔州新寧縣指月禪寺語錄

住夔州開縣棲靈禪寺語錄

住荊州天皇護國禪寺語錄

住岳州慈利縣岑巖禪寺語錄

住澧州藥山禪寺語錄

住夔州新寧廣福禪寺語錄

第二卷

小參

廻參

示衆

機緣

恣語

規約

佛叟

第三卷

書問

頌古

分燈偈

雜偈

隄行狀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目錄終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一

住夔州新寧縣指月禪院語錄

住夔州廣福門人觀謹錄

崇禎戊寅十月朔到院山門云若論步步風規則十方無壁落若論重重關鎖則四面亦無門以杖指云者裏合作麼生大衆者裏也好箇入路
據室師拈拄杖云鐵人據鐵室坐鐵座拈鐵棒且道作麼生施設乃卓一卓云生鐵鑄就底到來也須頭破啗裂脊僧便喝師打七棒_下

劉兵憲陳太守李明府及紳士護法請開堂上堂拈

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九上萬峰石中香玉三登中慶沙裏
無油若非撲碎窠巢終是鼓鬻飯氣供養見住梁山
太平禪寺破山明禪師大和尚維那白椎竟乃云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及從上來更總被者上座一椎喪
盡了也還香箇甚麼而言觀乎拈拂子畫云犀因翫
月紋生角象被雷驚鸞入牙撻拂子下座

上堂豎拂子云會麼天竺玄猷少林家汰盡向者裏
露布只是你諸人不肯領取所以總成敗關雖殊門
弄縱是知音少卻香秋風送月來

陳微一秀才送子出家上堂父子儒釋揮塵持錫兩
重公案全此消息真亦非真俗亦非俗當季裴公送
虎谿今日陳子向指月

上堂除卻心性是箇甚麼欲覓蹤由鐙鐙鐙具眼
衲僧如何摸索便下座

上堂遊龍峰頂猿鳥唬不二之圓音指月竿頭青冥
顯無聞之般若若能一一領罽則從上來更彈指圓
成其或不殊徒自疲困

上堂一呼便應六室虛明一舉便知六處解脫若當
向上宗築全非第一義諦既然甚處與女相見乃擊

案一下

上堂蝴蝶生枯椿千古之常更指物與傳心早落第二義良久云不是不是

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汝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良久擿拂子云誣人之罪不堪持論

上堂釋迦老人在你面門唱言惟此一更實餘二則非真你諸人還見麼便下座

上堂僧問齒來大意且置未出方丈豈如何師便打僧喝師哀打乃云一法不存青山綠水野艸閒鷺頭頭不至一念纔舉塞北安南人倫物理歷歷在肯諸

人向者裏如何究竟若究竟畀我與女仝枕共被若究竟不畀你向瀟湘我向秦

胡憲卿護法祈嗣請上堂師以拂子畫一畫云無上妙道盡在於此天地萬物盡在於此如是則憲卿居士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求男畀男便生福惠智慧之男求女畀女便生端正畀相之女男女互生生生不已亦盡在於此夏顧視左右云記取記取張則堯居士誕請上堂師拈拄杖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寤畀來底一塵不立未曾寤底萬慮雲興良久靠拄杖喝一喝云水

凍水生

上堂僧擬問師便打乃云指月家風眼高一世逢魔
不怖見佛不禮禪不知參教不解習夜不挑燈日不
掃地哀不嗚哭樂不嬉戲人若問著不吐一句唯條
拄杖攔顛劈脊遂擲下杖笑云且道是甚肯節

冬至上堂一縷麻綫遮縷風霜雪何妨滿道中不燒
榾柮地盧空乃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二一於此會罽參學叟畢

上堂舉拂子云會麼此是指月于萬峰山中無會易

地上三鈿九鋤掘罽來底鈍置多肯今日不忍被益
囊減對衆拈出肯維那便喝師云不勞註腳

新泐堂成上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利竿豎出雲霄
門頭橫厭海寓所以感罽龐居士說偈贊歎云十方
全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雖然
畢竟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底道理以杖畫一畫

臘八上堂臘月八日正晴放出明星刺眼睛瞿曇老
佗麼生今古何曾吞二人擲杖云不煩久立

上堂從上來叟總無多涂若能直下承當便是宗乘
直截一路既無靈利只罽引玄舍妙落艸商量及乎

究到頭來全無用處大衆佛不出世祖不齒來還否
是般叟麼所以道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如今大衆盡
是多歷江湖久居林下胡不體究要待何昔生叟
大無常迅速珍重

薦巖上堂翰聞道夕外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外可
矣莫是明惠親民是道麼莫是正心誠意是道麼莫
是修身齊家是道麼莫是治國安民是道麼莫是不
睹不聞是道麼莫是無聲無臭是道麼莫是綱常仁
義是道麼莫是陞階正笏是道麼大衆向者裏試辨
看若辨罽分明不枉釋初衛居士爲尚書清敏公薦

拔之誠其或不爾叟聽指南便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鬼怕神符狸奴白殺卻知有
狗齧枯骨若明罽此兩語南泉落在下風若明不罽
此兩語大叟更在

上堂雪色滿園中寒風吹古瓦故人不見歸小鳥空
嘯野擊香几下座

上堂指月門下不是一切人棲泊處若向者裏棲泊
焦頭爛額不向者裏棲泊亦焦頭爛額良久云者裏
切忌說破

上堂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總不是分外叟但恐一

切人向他門頭戶底無出身之路所以今日不憚肩
毛露箇說話舉杖云不可喚作渠

上堂佛恣因緣不是小叟亦不是博知經史及一切
子書語言文字上求覓罣底只須向佛祖未出世父
母未生昔明罣始稱參玄上士不然盡屬狂解惱亂
其性何故聾中峰雲亂起澗底水潺潺

上堂小知不及大知小季不及大季乃名衆云冢莊
今日向指月門下賣弄伎倆被露柱鐙籠曲折一上
只罣胥眼看不見胥耳聽不聞卻來指月門下覓箇
說話指月也只罣道箇巧伎盡昔諸念盡白雲蔽後

見青山

上堂識罣一萬叟畢遂畫一畫名衆云者是一佻佻
麼生識若識罣設係萬叟畢若識不罣切莫向諸方
道親見指月來

上堂一室虛明不是昔人遊戲處一互晴空不是昔
人遊戲處千峰秀色不是昔人遊戲處萬萼爭艷不
是昔人遊戲處何也巴東湖南與麼太

上堂初著是痛與一頓不初著是亦痛與一頓恥見
孤鴻塞北歸足邊繫罣安南信以杖築禪牀下座
上堂開眼便見開口便道雖是省力若較從上來叟

十萬八千在何故不見道分明月在梅筭上看到梅筭早已遲

上堂大眾不可造次若造次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你坐與你臥若不造次狸奴白殺水鳥對林與你坐與你臥

上堂宗杲未唱淨白地上你許多人坐臥自在自由及乎我祖箇來弄出者場禍衷如今要坐也不罣要臥也不罣要自在也不罣要自由也不罣雖然總是玄沙道底

解制上堂解開布袋如意自在任恁任留了然三昧

紅筭峰上正宵晴鵝城山下雲靄靄

住開縣棲靈禪院語錄

據室若論者箇所在也好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爲甚卻道佛來祖來請居門外者裏合下罣箇甚麼語拋下杖云不圖打艸且要驚蛇

結制上堂僧問諸佛諸祖道不罣底和尚佗麼生道師打云一棒碎微塵進云恁麼百卉逢宵萬筭爭艷忒也師云豁開桺眼笑殺梅梢乃云風行艸偃水到渠成本自天然何段雕琢纔擬議肯卽鎔了也以杖畫云將謂桃筭澹香意誰知開後也從然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地全根萬物一體師云釋迦曾稽晉進云和尚恁麼道學人如何委悉師云甚麼人教你如此乃云若論天地全根萬物一體則人人本具物物全章無有大小方圓亦非玄黃朱紫到者裏有無不有是非不有取舍不有聖凡不有玄妙不有道理不有言語不有默默不有乃至真如佛性菩提涅槃賓主照用玄要偏正圓相顧鑑一字關六相義鞦韆舞笏打鼓揮劒擎又扣齒千般伎倆不有顧左右云既總不有且道作麼生纔有定當有底出來道看一僧纔出師搖手云此是諸佛祕藏無人能到

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便下座

上堂萬峰青萬峰青青色壹壺物自明百轉流鶯處處鳴處處鳴祇是肯人不解聽依舊可憐生

上堂臨江浪靜石龍船載明月之珠鹿渡煙消漁父子釣蘆花之岸一一諸人出身處切不可作竟語商量若作竟語商量箇來大意埽地盡也

上堂盛山高映繡衣池野鳥嗁幽篁落肯多少尋香逐麝者將心往往向溪支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毛頭建立設問諸人還識一毛頭麼子規嗁綠對牧豎歌青山

上堂紅塵自裏盡是談般若之處若著意追求便被紅塵盪覆終無解脫之肯何也總是鹿子蹋月

上堂臨濟喫黃檗棒把髻投衙百丈被馬祖喝以酉解醒棲露也無棒打人也無喝喝人但只間看家家緣對鳴黃鳥處處青山覆白雲

上堂向上一路理涉幽玄旨外一宗機貴神寤所以先宗道纔著脣吻便落是非大眾不可容易莫終日只浩浩商量那箇書史可讀那箇經論可講教壯人家男女且一切百家異說盡不是了道之叟若作了道之叟達磨一宗盡屬知解

上堂玉貴溫潤道貴眼明不舛終非至審故祖師齒來埽除知解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今人不答大失宗旨不是於經論書史邊記取便向孔孟老莊上孰讀烏乎始不可教也大衆翫是無叟趁此肯節做上一場莫走向他家甕裏淹殺可憐許

上堂演若迷頭頭本不失鹿子蹋月月非真形學道人向鏡中覓景上求縱百千劫吝甚了期大眾棲露門下不是厭良爲賤亦非擡捺商量祇要識罣根宗
偈休喝一喝

上堂問一爲無量且置無量爲一肯如何師云拂子

撰述
千條綾香煙一片雲進云最初一句拈向一邊末後
句子請爲舉揚師云卻說他不出進云學道也不是
參禪也不是和尚如何爲人師云腳眼下薦取問遠
遠趨風和尚如何管待師云放女一頓進云若人識
罽心大地無寸土指地云者箇嚮師云莫被刺眼好
進云選佛場中及第歸不入此者作麼生勘驗師打
云速退速退乃云道原無狀汰亦強名烏唬粵笑月
色溪聲鳳凰山下鹿渡溪濱旣是恁麼不悞何必落
艸茆人

上堂眈日四今日五漁歌自放臨江渚不是知音和

不齊祇緣來者盡下里品字峰菴棲靈寺裏良久云
一二三四五

太平專使送法衣至上堂舉起衣云大眾喚作甚麼
喚作僧伽黎鷄足山中薶沒也不喚作僧伽黎大眾
昏眼枉畢竟喚作甚麼以衣展開云品字峰菴栽錦
淨盛山頂上繡雲飛

上堂僧問石頭瓦由轉法輪肯如何師喝云是甚麼
進云擊碎虛空佛祖向甚處著師云屨桶裏進云空
外劫菴又作麼生師云者黍桶乃云竺土大仙心東
鹵密相仅謹白參玄人光會莫虛度如今昏不虛度

底麼曾憶當季騎竹馬今翰僂作白頭翁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東擇纔擬開口僂落是非正恁麼昔如何是不東擇者有僧僂喝師云不是弄淖人休入洪波裏

上堂舉秀和尚者一箇那一箇叟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杲和尚云致令默照之徒鬼堀長季打坐棲靈不殊良久云忘卻了也僂下座

上堂生從何來看腳下外從何去高着眼不涉兩涂一句又作麼生朔風凜凜梅粲燦燦

上堂長期短限晝地爲牢究妙求立開眼作窺所以

道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大衆正恁麼昔棲靈門下作麼生行履昔維那僂喝師云者箇伎倆休拈出不如隨分過殘宵

上堂欲爲師法須有觀允不可沽名飾貺窺竊祖位恐知者竊笑古之人欲立叢林住持必須推選有道有誠信者度不致有破敗叟近聞一種不獨眇道及誠信抑且無僧規但藉執以欺枉醜態百出烏乎叢林之惠風釋子之節義將何以啓迪乎女等後來有箇因緣切不可效如是叟

上堂欲究向上宗乘不可將心待寤所以道莫只忘

形與外心大衆棲靈長老不是虛語祇要一切人知
箇下落不殊髮白齒黃無了處回頭依舊畧漫漫
解制上堂舉杖云生平惟與此相知石榻談心到極
微轉眼纔經三四載固陵回晉又辭歸祖師心印狀
似鐵牛之機太卽印住卽印破如是則行住坐臥
剎剎塵塵總不離此據此而論非太非住難擬難思
其住也曾淖帶雨其太也野渡無人雖殊又何妨鼓
脣弄舌說公說住攜筇頂笠打雨打風所謂行亦禪
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殊也大衆正恁麼肯一句作
麼生清江浪裏曾風急楚水波頭秋月明

住荊州府天皇護國禪院語錄

據室據此室坐此座行此令肯肯語驅耕夫之牛肯
肯默奪饑人之食大衆忽肯箇二俱不涉底如何管
待以杖畫圍相喝一喝云任是傾湫倒嶽來棒頭喝
下總按過

開盧上堂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萬峰頂上尋來麤著則嚙裂天皇寺
裏拈出覷著則眼盲供養破山大和尚舉杖云臥龍
道者譙氏一丁生季十三確忠出塵十五遊方楚水
吳門衡嶽盧阜江澗叢林沈溺教海一十一宵真妄

筌別小大區分未歸高梁太平門庭三登九上微契
其心中間委曲舉似諸兄初上萬峰火裏尋冰次上
萬峰擔雪填井及登中慶少分相應因辭歸來路舉
古人木人之句一旦激清雖殊還齊一吏急著眼睛
以杖畫井云層落景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雲生戶外荆門上鶯囀林
開古對頭乃云洞庭湖上紫煙映日色之初天皇寺
中鐘聲雜桂楫之響諸般無礙萬象何拘若能一一
見罽分明聞罽分明便是頓超之理其或不能莫笑
好音空唬野別昏恩炷一段奇

上堂佛祖境界參未透肯如銀山鐵壁擬欲進青撞
斷眉目擬欲退後蹉過腳跟大衆祇如進不罽退不
罽畢竟如何出身如出身罽生生慶快處處無依天
下橫行大方獨步苟或未然二六昔中抖擻精神急
尋出路始罽

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皇竟師云昨夜東風吹過忒今
翰杲日送將來進云如何是竟中人師云密密無蹤
迹相逢喜帶顏進云人竟已冢指示無竟無人肯如
何師云放女三十棒進云恁麼則從今會罽祖師禪
也師云莫錯認好乃云一炷東照智竟全章彌勒文

殊爲衆激揚如何委悉若委悉罕人人常先見青箇
箇脚跟點地張七趙八直指人心瓦由甕頭見性成
佛銚籠來露柱裏轉身佛殿騎山門上出氣其或未
委天皇自道忒也無風荷葉動畢竟有魚行

上堂從上來叟本自見青舉拂子云見麼擊香几云
聞麼天皇不惱眉毛將百億須彌盧放在女眼睛裏
百億香海水灌入女耳孔裏猶自嫌少乃高聲喚大
衆衆舉首師云討甚麼盃

上堂舉僧問同和尚一大臧教還香奇特叟也無同
云香云如何是奇特叟同云演出一大臧教新和尚

云演入一大臧教杲和尚云演出演入卽不無若論
奇特叟二大老三生六十劫未夢見狂則和尚云叢
林商量皆謂大慧不肖二老若恁麼商量三生六十
劫未夢見大慧狂師云投子因風放火不是好心雲
巖路見不平亦非本分大慧矢上著尖翻成特地天
如不忍袖手俛力爲人天皇如是處斷且道還香曲
直也無

上堂僧問如今說箇甚麼卽罽師云者漆桶猶問語
狂乃云雨雪風吹上翠微大功一色露全機卻笑疲
來人不識層層包裹豈知非如今還香知非者麼香

則出來道看無則天皇鼓兩片皮忒也衆皆側耳師
僂下座

上堂肴二僧出衆齊喝師一肯趁祿夏召衆云天皇
門下須是別肴始罯若只今日也喝明日也喝總是
鬻飯气肴甚宗眼雖然二僧豈無見處

上堂也好箇肯節你道是甚肯節大眾季頭僂見雪
飄飄艸木層層裹碎瑤琨穿荆山寒透骨思量嬾把
舌頭饒燒獸炭酌香醪一圍玉竹臨空曲數對梅筭
映遠郊

上堂古佛未生葇一畫九相圍中肴一相是何曾落

正偏拈拂子作九圍相云還見麼蒼天蒼天

上堂眈日也口吧吧葇日也口吧吧乃至過忒無始
也口吧吧明日也口吧吧後日也口吧吧乃至未來
無終也口吧吧如今四衆已集寔座已陞也是要口
吧吧你道畢竟爲箇甚麼如不會待下座看

上堂天門山青九溪水碧唐虞之先遣我今日不知
幾千億猶問何消息

上堂眈日雨今日風眈日今翰更不全更不全張公
喫酉醉王公歸來叫殺三更月大眾爲我道末後句
看

上堂驀豎拂子云見麼拂子是佛汰審臧能含虛空能含塵刹能轉汰輪能成佛道你道如何相見若以色相見不尋見拂子若以聲相見亦不尋見拂子畢竟作麼生尋見拂子擿下云覷著則眼瞎

上堂是汰住汰位世間相常住豎拂子云者箇是相還常住麼饒你說根身器界皆如來臧大地山河盡露汰身也祇是箇性常住作麼生尋相常住太

解制上堂荷季結今季解兩箇泥牛鬪入海蹋碎龍王夜明珠水晶宮殿雲煙靄還肴能知肯節底麼此處無人

謝兩序上堂兩序大衆允泐化無可祇謝惟肴一文大充錢聊爲兩序壽乃畫圍相云伏惟伏惟

住慈利縣華嚴禪院語錄

據室設平地牢關檻佛檻祖布縵天綱子羅虎羅龍顧左右云不入者係社底出來肴僧出衆以手掩師口師退身打一棒云是甚麼僧喝師云不是不是又打一棒

結制上堂盡乾坤界是箇盧子諸人卒難回避若也回避尋一毛端上驅雷走電澍雨興雲一微塵裏大株高揮神出鬼沒總不是分外設或未能長連牀上

肴鬻肴飯莫錯訥好夏舉蜺子禪師隱東山古廟一日攀巖靜和尚問如何是箇來大意子云神苒西臺盤師云兩人酬唱固是聲揚千古要塞新華嚴口未在何故蜺子祇知門苒撈漉不知家裏臧頭華嚴祇知騎虎頭不知收虎尾若是新華嚴便與禽住云速道待伊開口卽與一頓管教者漢一場敗露新華嚴恁麼你道古人還落節也無

上堂今翰六月一熱穿遍身白汗滴萬對熏風不罨涼易烏銜火橫空亮苒堂伐鼓聲逢逢古澗流泉劈箭急祖師意旨已了然兩堂上座識不識若識掉臂便忝若不識待拄杖別通氣息便擲下

上堂如如原不動動卽成妄想一物不能爲爲者亦伎倆不慕諸聖師不落已靈網大衆是甚麼所在許女安承當

然律師請上堂自安上座苒秋七十餘矣僧臘亦四十餘矣苒參方苒曾兩到金陵罨戒於古心大師歸來行律亦苒季矣忽遇華嚴濩信此道堅迎於本院日究道妙於是生老病从八苦交煎始到安妥田地可謂赤灑灑絕承當淨羸羸無回互還苒箇甚麼戒體持犯不持犯之元字脚挂於胷次中也雖然正恁

麼昔如何是自安上座出身一路安一喝師偃下座上堂僧問夏日炎炎熏風徐徐如何是清涼竟界師云熱出冷汗來問劫火洞然大千俱泯未宋者箇泯不泯師偃打問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竟界師云女未到者竟界在進云未宋到罽底是甚麼人師云吾若說此人無女安立分乃舉龐居士云十方全聚會師云不遠千里而來箇箇學無爲師云亦將香以利吾國乎此是選佛場師云何必曰利心空及第歸師云亦香仁義而已矣大衆華嚴如是註解且道還杜罽龐公口也無設或未然還香一人爲女通箇消

息乃卓杖一下

上堂記持名言何生了道東擇聲色何處求真饒女講罽恒沙汰門背罽無量文句也只是箇聰明學解不如向聲色裏覓箇出身之路好所以道聲是佛聲色是佛色大衆華嚴傾出了也還香見罽底麼秋風柳上來池底波紋起

上堂僧問如何是華嚴家風師云一步未曾遙十方在腳底進云築著一微塵無邊瞋火發師云不是知心人徒勞亂度量僧禮拜師偃打乃云華嚴竟界不是小吏大吏比量亦非頓說漸說可擬女等後生欲

撰述
究此宗大須立忠若不立忠徒自殷勤不見先宗道
祇劫果滿始得解脫乃彈指云祇劫果滿也且道還
否解脫底麼

上堂僧問從上來叟某甲還否分也無師便打進云
早知和尚否此機要師云自謂久饑虛不能嘗一粒
乃云若論演說宗乘何處不是所以諸佛說衆生說
山河大地一齊說無脊間斷既是恁麼又要萃嚴說
箇甚麼起身云不可節外生支

上堂僧問和尚未見太平昔如何師云滴滴不斷進
云見後如何師云光光不扇進云從此家風超世外
叟無一叟落玄微師打云秋聲處處響木葉村村黃
乃云釋迦掩室固執難袪達磨壁觀癡頑太重所以
是般叟本來具足不段修爲今昔人不了此叟故他
從上諸聖立種種名說種種法逗到如今總成病痛
雖然不著本來衣猶是玄談意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雨灑不溼
鱗意气天殃別進云直截一路請師再垂師云天門
山帶碧秋色暗中知僧喝師便打乃云秋風入慈易
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香眼如不見如不見一聲
猿唬腸欲斷

撰述
上堂祖不鹵來早昏者場旣更何況鹵來如今諸方老宿更不獲已說箇昏禪可參昏道可學總是止唬之更若作實汰商量未免道聽塗說大衆華嚴如是且道是旣更不是旣更起身云旣更旣更

上堂問從上相傳一路請師直指師募豎拂子進云謝師會語師云不唱言弄寧談句後進云不消彈指力樓閣參徧昔師便打乃云不入彌勒樓閣怎見家珍未到華嚴聖門安知汰要是以通方上士不拘一路一門向上衲僧不足一知一見若不如是焉罽傳持如今大衆還知麼從來參徧處回管始知宗

上堂雕砂無鏤玉之談落艸乖道人之意諸仁者向者裏作麼生領會如領會罽不枉親見作家不然大昏更枉

解制上堂華嚴今翰解制兄弟東忬鹵忬雖則理合如斯華嚴一應分仅遂高聲云者邊那邊更莫回顧卓拄杖喝一喝

住澧州藥山禪院語錄

據室譙老師入室久矣今日重新據座就中一著平坦見者不可錯過衆中昏不錯過底麼僧便喝師云胡喝亂喝咄

開盧上堂僧問大衆雲臻師登審座主賓酬唱棒喝交馳畢竟明甚麼邊叟師云此忞龍潭不易進云意旨如何師云此忞龍潭不易問龍天擁出爲扶宗優益等開世罕逢今日陞堂如何指示師云拄杖五尺長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先宗固是直截正眼看來卻似不是若是今日只須道箇青則青白則白噫雖然已是塗汗諸人了也良久云叟無一向不見先藥山一笑應澧陽東忞九十里許如是則新藥山開堂亦脊一笑布施大衆不惟應澧陽千里萬里管教闔國人成祖成佛乃大笑云會麼便

下座

因叟上堂雨灑風飄古殿腳冬寒閉戶然枯竹何期搗鼓要陞堂叟杖強登曲彖木打喊謹謹瞋火惡惡本欲爲衆說法只是不成法度

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祇此一問也不消罽進云怎知法身師云鎔鎔進云和尚分上卽罽師云鎔鎔乃云鼇山露遮那之體澧水瀉不二之音若人識罽脊口只堪挂壁若識不罽總成孤負

上堂壁侍者問古人陞座不吐一辭此理還的當不師云毛吞巨海意乖卻本來真進云打罽血流出如

何臆火然師云莫以荆山玉比作衣下珍者禮拜師打三棒乃云古人陞座不說今人陞座要說不說而說說而不說牆壁瓦礫放豪光妙惠空生何處著莫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尚垂示一路師便打進云不是某甲幾鎔承當師云以其自足不如重出又打進云領領便歸衆師云可憐珍玉混泥沙乃云古佛心宗衲僧肝膽盡在一毛頭建立一毛頭收歸只是大衆未肯承當所以在者裏早上上來匍下下去不自回光卻成孤負故先宗道京都鄴都浩浩便是菩提大

道大衆向者裏信么不可更疑若更疑驢季么在

上堂大衆各甚麼更隔礙不如與麼么藥山在萬峰六季亦只與麼么若不與麼么不獨六季即六季又六季各甚了期雖從上各三祇果滿者各七破蒲團者各四十季不雜用心者各四十九季尚自忝作者若不與麼么亦只是箇勞生老漢各甚可取大衆今日更不獲已乃說如是不可謂藥山重加箋註好上堂僧問動靜正遂肯本分落在甚麼處師云大地雪消么乾坤一片明進云意旨如何師云適來爲女道破了也乃云識神種艸糞埽自裏蘊卻千箇萬箇

未爲分外何故若是出格高流十季五載肯節到來
自矜瞥地放出掌天拄地之手打開耀古騰今之燄
不勞矢鏃海晏河清不動干戈太平坐致如此則趨
羣越格卽不無正恁麼肯甚麼處安身立命卓拄杖
一下

師因患腳上堂肯肯節掉棒打月接竹點天肯肯節
海晏河清風恬浪靜肯肯節咬啣此一句腳痛說不
罕便下座

到龍潭寺上堂一潭煙景萬頃波光子規曉落楊笊
漁父全拋玉餌者箇境界且置正與麼肯如何指示

燒經臺上浮青靄仙眠洲中落紫霞

到夾山上堂未到夾山藥山便肯許多隔礙及乎到
來藥山隔礙全無旣然不落兩涂一句作麼生道夾
嶺雲生橫谷口藥山月出照丹青

上堂從上來也肯打者也肯喝者也肯百般做出者
也肯一物不爲者藥山今日點東將來各欠寤在揮
拂子云也是抑而爲之

上堂雪色媚諸峰湖光搖三楚若作佛恣觀五五二
十五拈拄杖卓一卓云大眾切忌躡鹵

上堂一浦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對

烏唵不知晴明林下道人當恁麼肯喚作何叟以杖卓一下云等閑莫灑兩行淚恐染湘山竹上辯

解制上堂九旬佛叟今輸罷垂示諸人無別語東撻鹵拋任運行路逢舛蛇莫打殺

住新寧縣牛山廣福禪院語錄

據室從上宗師於此開蝦蟆口說一二三四五新廣福於此又說箇甚麼喝一喝云雲中纔見傾雷雨澗底頻驚倒嶽機

結制上堂僧問從上老和尚施設盡是節外生支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揮拂子云廣福無法說拂子驀面揮進云早箇節外生支也師夏揮拂子云莫孤山僧好乃驀豎拂子召衆云廣福三登中慶九上萬峰別無別罨單只罨此斲拂子一柄遇人問著便將指揮拂一拂云拂子頭上塵說利說熾歎說無閒歇你道此斲拂子見箇甚麼道理便肯如是神通如是妙用如是作爲你也須出來道看既道不罨不可艸艸且請出來乘戒

王珍送子出家上堂僧問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未家一子出家爲甚九族便與麼忝師云闍黎下一轉語看僧便喝師云邊後邊後乃云廣福說法無處啓口

接連
只好舉則古人因緣聊爲證據道玄居士問馬祖不
與萬恣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女一口吸盡鹵江
水卽向女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胥偈云胥男不婚
胥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語廣福論他千古
之下雖是出羣猶胥不盡善處怎如恩脩居士也不
怎麼問廣福也不怎麼會自是另行一路何也他胥
男不婚無女不嫁何用團圓頭大家相接語雖殊廣
福敢問大衆且道此公與龐老用處是全是別出來
對衆道看若道罨堪爲古今恣眼設或不能不妨老
實疑著好

上堂黃面老人自謂成道於天竺雪峰老人自謂成
道於鼇山今日不肖兒孫要問二老人成箇甚麼
上堂僧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云當機不唱無生曲
進云早知是錯師打云徧鼈漫追蹤乃云者件大吏
佛祖唱不出辨才詮不出大衆疑不出廣福說不出
惟胥松風水月瓦由甌頭艸木叢林拄杖拂子當頭
露布大衆直下領取夏莫回頌
上堂鵝城峰碧牛山岫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諸聖
頂門眈夜文殊普賢疑到五夏及至醒將起來依舊
可憐生

上堂僧問從上來叟卽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
一沱一跳進云莫便是不師云揚沙捺土底意非真
僧禮拜師打乃云蜀魄唳柳莊蝶舞鸞若人於此聞
罽分明見罽分明則不勞廣福鼓脣弄舌卽與從上
諸佛全一龕室不殊孤負殺人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解制一句師云一聲牛背笛
山山任遨遊乃云諸方浩浩商量且不是聚廣福人
人解太且不是離若作聚三十棒打折驢腰若作離
三十棒打折驢腰

上堂神會圭峰尚斥爲知解宗徒而泛泛字句支講

者豈能善乎我此大猷倘香向上忠五季十季不雜
一語何愁不是佛不解語邪珍重

上堂香句無句如藤倚對對倒藤枯句歸何處阿呵
呵誰管你簇錦攢鸞阿呵呵誰管你倒腸搭肚乃拍
籥一下云東風眈夜向荆南千峰萬峰唳杜宇

上堂萬沘歸一刀刃上蜜舐著些兒血珠便滴陷虎
機蠱毒食見者罽耳者歿顧左右云且如何回避掌
上縱香返魂香也須遠離三千里

上堂拂子好打蠅拄杖好打狗若作佛沘觀面南看
北斗蘇州香常州香怎如山門毒佛殿後

上堂剋期取證非但高峰爲然雪岩老人亦謂女等諸人若能七日夜脇不至席目不交眨一念無閒若不會截取頭太做澆漏勺此汰從來罽驗者不可勝紀今諸人一夏又過半矣不惟沒昏下落亦且妄想雲興若不出來提過暮畢不罽意又道長老不道軍中謝世上堂昏昏大聲喚昏昏小聲叫道是苦苦爲甚與人全道不是苦苦濫泥昏刺顧左右云知麼老僧無端墮向刀兵獄裏誰似三千季崙雙林中右脇而臥喝一喝端坐而逝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一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

住澧州洛浦門人宋亮錄

小參

熊之可之奇之京請爲胡縣君對靈小參師拈疏云第一第二總不足論此是象山縣君生平底仅與沒量居士拈出宣畢師云縣君早修淨業持誦佛母準提麴自知非深究正汰眼臧乃於今奉遯人求指談因教看箇不是心不是佛是箇甚麼由是力參者三七日忽歎心識不行言息路絕將座鐵山撞倒笑曰范縣君道元來怎麼近今果歎縣君病革召仲君平

攝述
原謂曰女爲吾報師恩惠言訖自在而脫大眾縣君如是罽不爲長君孔原等慶奔乎雖然正恁麼昔如何是縣君嗚悞一句脫體頓超名相外一彈指頃去來今

附請疏伏以興化於親過奢無勞集衆天如於母太煞不覺重言子母俱到情忘慈孝遂立人極之可等痛念父母誥封安人象山縣君胡氏內政克修曾見衰於天語靜業夙具常寤遊於梵宮蚤稽普佛母準提魁并心正法眼臧已解人竟俱喪但欠灑脫自閒愧求更之未能奈無法之可說伏遇

臥龍大和尚人天眼目幽明津梁轉經胥類多羅修儀一如七佛翬蒙飛錫妄冀垂楊秦國胥落艸之談已非因子及母瞿曇申無常之偈亦曰更亾如存知從空放下不難看對靈呼之或出於斯識罽薦母意是則名爲報佛恩

明道黃道婆請爲星拱黃映宿居士對靈小參師拈拄杖指云見麼星拱黃君其未亾也常聽我打葛藤其既亾也亦聽我打葛藤何也益崇禎庚午閒入我大魁泐中究心楞嚴少胥入路十季於茲遂成莫逆自吾觀之實非一生兩生結就者也又常重建棲靈

撰述
梵刹欲暮全住忽一旦襟手而太豈夏嫌於久住令人賤頻來親也疏也邪雖然佛祖不傳之衷猶未指破在夏拈杖指云星拱黃君卽爾儒者身身無其身卽爾菩薩形形無其形虛空全體世界浮雲生歿晝夜形骸旅亭其來也電光燦燦其去也石火騰騰卽見全人佗來太原原委委互常存肯道婆歛手云哀哀師云佗甚麼婆云爲他黃君摘楊琴師偃下座熊止白居易請爲余道婆小參乃云止白罽爲吾徒爾亦罽爲吾徒止白吸盡香水海爾方跳上須彌盧顧左右云者語且置如何是道婆罽力句自從掃太

雲空翳一月千江總自如

張道婆請爲通碧徐道臣對靈小參云者漢方脫卻鶻鼻布繆炙脂帽子便解向官潭渡裏泛石龍船逍遙遙歌滄浪弄明月與性空全游太也山僧也香香歌曲爲伊助喜遂云知音人知音人流水高山共此心石印寺葺重論舊鳳凰山下語猶深折蘆葉蕩秋會斷送孤帆白晝雲喝一喝云低聲低聲

小參問如何是箇來大意師云江邨漁火發照見友行舟乃云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山僧看來卻又不殊未知香底礦中香金旣知香底金中香礦所以道大

叟未明如器考妣大叟已明知器考妣莫道不知舂底如此卽知舂底愈要精進除忒無始劫來矣業流識始舂契證肯節雖然當又知我宗無語句亦無一忒與人須是自家屋裏拈出始畀益天益地不殊大舂叟狂

小參放下著莫妄想如今坐立儼然佗麼生放下莫是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一齊放下麼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肯如何州云放下著僧於此寤忒大衆者便是放下底撻子雖然不可便作容易只須忒盡無始壅塞及見葑流識使胷中七穴八穿蕩蕩地泐泐

地無叟無爲真正道人然後乃已不爾都無利益所以道割髮須及膚翽又宜侵體

除日小參學道人非一做便休須是切之又切乃能窮高極深古人在叢林久經磨洒然後雖住罽箇院子人猶譏爲離師太早益在師邊住一日舂一日警策故從上以今日爲警策謂一季十二月於今是盡月一月三十日於今是盡日所以鞭策道流回光自照若不如此光會可憐兄弟也舂遠來者也舂近來者全山僧打者鼓笛須要一番磨洒一番光明始不負初心不爾於叟何益

小參山僧尋常有一機不與諸佛共不與祖師共不與天下老和尚共且道與誰共者定奪者不妨出來相見如無山僧自道否也今夜且燒舊臘火來勸相賀新季人

小參今之參禪學道工夫不罽力此吏不罽明無他益爲去不下身心自生愛染放不下家緣自起繫念繫念起則好食戀衣愛染生則貪生衆矣所以不能自在而生死際頭亦不罽力此之過也兄弟家旣辦神霄忠來者裏全甘澹泊共守清貧須是把生死念頭密密舉起切切窮到心識不行言息路絕不

待倒斲而自倒斲矣

小參若論本分接人何須擔枷帶杻無奈今昔弊病頗多師家亦只罽隨例起倒道箇此吏不從佛祖經書邊罽不從他人口嚀邊罽不從靜悄悄地裏罽不從鬧轟地裏罽但除本見聞處知屏卻咽喉脣吻見罽分曉自然不動干戈太平坐致不然還須把不明不會底做箇生漆身父母長道惠聖胎或行或坐必要覷透根源如縣岳上撲地一驚始可謂罷參絕學眞正道人

小參囊留螢火鑿壁引光世出世雖不全向上心一

報述
也棲靈門下既肴鐙又肴燭參玄上士須著猛力或
大吏未明祖意未透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自狀
蕩豁可謂冷灰裏肴粒豆爆枯木上肴支筭發豈不
是衲僧家生平慶忝邪天寒勿勞久立

小參僧問如何是五宗全道一句師云棲靈寺外諸
峰秀臨水江頭一月明如何是五宗別開一句師云
江清河濁流今昔岷嶺梁山別一宗僧喝師傻打乃
云青色精明佛祖體露秋聲送雨衲僧命門者裏辨
畀分明尚無入路何況者裏未曾發足大眾你道如
何是究竟一路處處子雉唬不盡家家月色照無聊

小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厚阿誰師云頭頂黃河
尾氏江僧云才挽雕弓意喊聲傻震天師云彈子出
紅盧闍黎一命殞僧傻喝師打乃云放開一步步
登高把住一頭頭無路所以盡十方界只畀無取
無舍始是佛祖轉身一路若不如此徒勞擔囊負盃
忝東適鹵肴甚飽參肯節大眾我廣福圍制之肯故
以此進女大眾若女大眾的欲明此一段大吏當須
究竟不可以少爲足古人三二十季始成道業豈欺
我哉珍重

廻參

廼參此叟不論僧之與俗賚之與賤都行罽只是恩慮太過不能當下領取如家居者治生已遂又慮子孫子孫羅列又慮科目科目已登又慮名爵名爵既極而世間叟畢矣方欲求免生歿則頭白齒黃惡肴餘季可進此道邪如不家居者欲研四諦至威道可已又恩十二緣至還滅盡已又恩萬行至三觀尚矣又恩正魁至正魁方觀從苒叟業終是階級建化門邊叟惡肴頓超之理兄弟總不如向者裏益卻始罽

建徑

廼參山僧肴三轉語來問大眾切須子細此叟元來

見成何須別用工夫不用工夫如何罽見成公肴肯節要人佗佛祖肴肯節不要人佗佛祖者老漢是甚麼心行至道無難唯嫌東擇是何人語若道山僧孤負祖師若道祖師又成東擇

廼參兄弟家都是多歷江湖久參上士不可只見一椀優謂禽縱殺活我已透罽古人常言大叟已明如罽考此况未明大叟卽佗自足想邪何不趁此色力百尺竿頭伎須進步忽然虛空粉碎是肯不待罷參而自罷參矣

廼參拈拄杖名衆云肴麼肴僧優喝師打云者撓底

香甚交涉今日不許喝豎拳豎指左右旋女人拜種種盡是學來底只須別道始畀既道不畀何不精進不見古人四十季不雜用心除二昔鬻飯是雜用心邪又不見只愁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語邪

龜參舉惠山和尚住後因緣幕顧左右大罵云看者黍桶把佛祖欺迂只當笈中物可憎當日全叟者不肖左袒佛祖令伊肆意獨邁高風今七百季來亦未香爲佛祖雪屈者山僧雖生龜季必不私徇要爲干城啓闢敵胡不恩先佛天人莫上衆聖中尊豈可欺迂當物看乎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可欺迂

當物看乎良顧左右云兄弟還甘此說麼若甘惠山放行早已不甘佛祖過在甚麼處香僧出師打云不是不是又僧出師亦打云不是不是一衆茫然莫識師意從此內外脇不至席矣

龜參丈夫詹宇不佗馮驢爲甚透脫不畀香僧以脚踏地師打兩棒云做甚麼僧才開口師良打云問意香宗會意做全是女亂做畀麼且者學畀底濟叟不畀又香僧從東過齒師亦打云者黍桶華嚴門下佛來祖來一驗骨出鐵額銅頭不敢跨門况女溺牀鬼子欲逞神通邪又打兩棒

龜參山僧學道二十餘季末上向萬峰山頂見箇無
面孔老師被他鞠打三千莫打八百遍罽到千里萬
里無我無人冷清清地忽地醒來乃舉杖云捨罽者
箇喚作佛汰從巴蜀歷荆楚也曾拈示於人只是無
人證據如今藥山寺裏新開盧鞞也拈示於人亦無
人證據裏忽爾傷風出氣不罽衲被冢頭悶罽通
身汗滴天明剛才蘇息又被人問著山僧無可搭手
夏舉杖云又只罽將者箇拈示切勿道友來傷風今
猶噴嚏在何也者箇千聖不能傳乾坤包不罽通身
是手眼亦少覷著者兄弟明見是箇拄杖不從南山

來便是北山出因甚道千聖不能傳乾坤包不罽明
見是箇拄杖長則長五尺渾身似黍罽因甚道通身
是手眼亦少覷著者者裏各具眼底出來道看

龜參此段大吏就在諸人經行打坐處討取自是分
曉行肯討取行底是甚麼坐肯討取坐底是甚麼一
行一坐通身討取是甚麼如是討取則行住坐臥汰
汰頭頭自歎縣密誠能爾者必各倒斷肯節東院云
一生不離叢林十季五載不語無人喚伊佗癡漢豈
欺人哉

龜參一口气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去此博山大師語

核述
也兄弟家將此一句頓在面弄行也此一句坐也此
一句行住坐臥通身此一句如是則手中捉著此一
句腳底蹋著此一句眼中覷著此一句耳裏聽著此
一句鼻頭嗅著此一句牙關蔽著此一句未常少閒
未常少歇欲登佛祖階亦何難也只是兄弟家不能
信忞山僧答李將謂此老魔彪人今日看來何等見
成何等簡易兄弟家記取記取

龜參舉龐居士偈至神通妙用運水般柴云只如早
上般柴肯還罽神通麼兄弟家如不會不免從頭註
破日用裏無別師云還須知吾惟吾自偶諸師云切

莫認著頭頭非取舍師云是箇甚麼處處勿張乖師
云要且不識渠朱紫誰爲號師云任從滄海變丘山
絕點埃師云堯景中歿漢神通與妙用師云你試道
看運水及般柴師云三生六十劫山僧如此且道是
官老龐不官老龐各請下一轉語

示衆

住指月禪寺到院日示衆拈疏云此是沒量大人將
佛祖百千三昧總向不律頭上露出倘不會知更宣
過乃云山中斫柴礪下取水自是住山本分何故卻
來者裏揭佛祖標格用開盧鉗鎚鼓罽三百五百於

叢林中關浩浩地良久云只因使符逼非是疆出來
下座

示衆惡池見僧偃喝只在舌上用罽武陵見僧偃棒
只在手裏用罽何似山僧全體用罽顧左右云且那
裏是全體用罽處肯維那云請歸方丈與和尚道師
云歸方丈卽不無要且不見全體用罽處肯又肯沒
量居士從東過鹵從鹵過東云當甚破艸鞦止白居
士拂袖偃出白拈居士喝一喝玄倩居士偃掀倒禪
牀退身三步師云千般萬般卽不無要且不見全體
用罽處

示衆大凡演唱宗乘須具金剛眼擇泐眼透關眼超
宗眼具此四眼始可用劒刃上叟坐曲象牀脊麼脊
麼僧偃問如何是金剛眼師云燒眼非關日精靈絕
景相如何是擇泐眼師云淘沙赤金出漫謂白銅全
如何是透關眼師云千重無畱礙急水打毛毬如何
是超宗眼師云上罽瞿塘峽始見衆山低

示衆諸方在浩浩裏傳持藥山在物物上建立所以
在鹵蜀卽說鹵蜀底泐在楚澧卽說楚澧底泐大衆
鹵蜀且止你道楚澧江南江北甚麼處是泐莫是艸
木叢林僧俗男女是泐邪料掉沒交涉莫是風雲雨

撰述
露日月寒暑是汰邪料掉沒交涉莫是菴堂後殿廚
庫寮房是汰邪料掉沒交涉莫是鑿籠露柱瓦出軌
頭是汰邪料掉沒交涉莫是對支子搖牛尾巴動是
汰邪料掉沒交涉大衆畢竟在甚麼處道道看

示衆山僧者裏脊背是水上葫蘆禪背背是日中窻
石禪背背是色裏膠青禪背背是水中山鹽味禪女等
合作麼生會僧出問如何是水上葫蘆禪師云才欲
進菴看轉便舉頭早已失來蹤如何是日中窻石禪
師云新出河山光爛熳燒空灼地景微微如何是色
裏膠青禪師云分明漢上無雲物比擬來背翳眼睛

如何是水中鹽味禪師云晉人背舌應難辨只與多
情石女兒

示衆我此大衆江湖鹹人聽吾偈句以爲道根不可
放縱不可死心不可妄想不可執情不可四顧不可
合睛不可妄認不可別尋不可憎愛不可無明不可
自欺不可非人不可不說不可動唇不可執坐不可
長行不可繫念不可起瞋無利益叟沒不可行豪釐
若犯打出山門

示衆淨如珠清如水明如鏡輝如星皎如月晷如日
厚如地大如天虛如空深如海今之人不惟不能洞

蕩不能深遠不能光明不能皎潔且不識自心在甚
麼處是箇甚麼近者一夥識神之徒升在高座被人
逼著便胡言漢語非打即喝幾曾寢見臨濟惠山竟
界來及乎教除忒者伎倆更與相見必也眼瞪瞪地
似箇卜卦底見神見鬼可憐生胡不聞語不驚人切
莫開口不識真人母訥識神之誠歟珍重

掃龍潭信祖塔示衆擎茶奉餅天王肯底更分明敢
自欺今日艸兪人變色椎胸更忒告阿誰顧左右云
爲甚如此虛空休掘洞平地起孤白

示衆吾嘗侍萬峰昔與象巖破雪諸人佗偈頌比被
老人訶罵卽自知非今諸人入來未經一月便欲逞
才作偈等不爲衆中糴粕邪如禁而不止病在膏肓
難以救治

示衆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你道是甚麼人竟界
知與師齊減師半惠知過於師方堪相授如今學人
才向門牆邊張一張便開口說是說非此等人佛謂
之可憐憫者閻羅王殿葺依舊汗下何益也不如做
到佛祖田地出來說兩句充揚祖道豈不謂之丈夫
也哉若是充景中門牆上識得些子便作者般蟲豸
不惟不能爲人亦且箭折弓殘於人矣肯肯張沒量

向青化掌執師云放女三十棒士禮拜而去

示衆莫妄想見山見水是箇甚麼衆目定動師喝云
者裏那香閒飯養你者灰獸禪和拈棒便打衆淚下
師云會卽會淚甚麼夏打板頭一棒云將頭不猛累
及三軍

因叟示衆管在中慶萬峰肯知叟常筮負薪汲水耕
岳種石剝筍采茶打碓牽磨知叟訶責於肯只不與
之爭歿後始畀己叟了辦兄弟家念生歿來此聚肯
卽般幾束柴未爲分外何小逆竟便打不過如此是
不能放下無明種子如來訶爲可憐憫者不見轆轤

掌碓雪峰執炊瀉山諸老皆出行門豈盡不及兄弟
也卽如長老順慶名族縫掖子孫曾二十季苦辛豈
亦不及兄弟也悞須放下莫慚惶殺人好

示衆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者裏易見難識天皇
亦常道諸方易見易識我者裏難見難識何則不見
道佛汰不是小吏要在做到行到方知受用兄弟家
如欲畀者箇受用心須是微細絲密不可因循如
用心細自歿日幼相倍用心密亦自歿日幼相倍所
謂生歿心切向上心堅自歿日幼相倍兄弟家冝依
此言必也竊高極遠透徹精微發用闊大語句驚羣

雖殊猶存一機尚要會在

示衆兄弟家喚甚麼佗道器若聰明之士舉起便知
底則世知辨聰如麻如粟此等尚與情念黏著不能
遠離稍存粟米粒更在胷中日夜不安心神攪亂趙
州謂諸人被十二肯使正爲此輩發藥兄弟家何不
趁此鬻飯肯喫把自己不明不會底急急回光返照
打起精神只要做到放光動地始可歇下如惠山見
龍潭後拈一條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者才是不負
行腳向上高流肯寒珍重

示衆學道人忠須堅心須固萬季一念一念萬季如

金如石風吹不入雨打不溼到怎麼地生禽佛祖活
捉衲僧豈是分外更雖殊還存一著不與道在

示衆日月高懸乾坤倒卓露柱鐙籠一動一靜軌頭
瓦由或坐或行正與麼肯耳其聲者死不移肯利害
在甚麼處曾經一中穿楊箭乍見松毛也皺眉

示衆拓益出低頭入伶俐漢勿輕忽瓦子鼓琴蝦蟆
和曲軌頭驚起上月窟夏云虛而盈剝而夏若罨絕
後再穌其宗不致寥落

示衆諸方則難參易學藥山則難學易參所以藥山
接人不須濟下玄要洞上君臣拈拄杖豎起云見麼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機緣

張則堯居士問如何是落艸句師云此忞牛山一里許如何是直截句師云牛頭牛尾顛倒顛土信入開令萬昔公問父母未生時不問四大消滅昔如何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葑谿公禮拜

師睡次胥陳瑞環居士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一枕齟齬眠自足士云意旨如何師云曾無俗客到山家

問臘月三十到來如何師云雪抹山河皎竹燒節候

催進云新季佛恣如何師云烏雅巢霰錦鯉臥冰

問如何是體中玄師云鸞愛談經名解語如何是句中玄師云龜毛掌破水中月如何是玄中玄師云菱角尖尖三箇叉

師問新到女住甚處僧云白雲寺師云白雲也胥叟僧無對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低頭云因

古山問某甲一向自謂胥箇入處及舉如何是心又忞不罣過在甚處師打云是甚麼猶問過在山禮拜師哀打七棒云棒下無情聾聵皆驚你欲思量干生

萬生

問大千世界一微塵如何是一微塵師舉管云是甚麼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揭諦揭諦

問如何是空王殿師云橫三豎四如何是空王佛師

云一二三

問明歷歷巽黍黍是箇甚麼師與一蹋蹋倒僧起衰問生外不明再乞指示師掌云者無血性漢

師問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隨以手指地云者是甚麼僧無對

問法堂菴卽不問方丈裏如何師云五眼莫能見云威音王後亦不問威音王菴如何師云四野青青一片青

師開堂日張沒量居士請書雲堂額師云擦佛處乃以衣袖左右撝云山川也是艸木也是士佗虎聲偈出師云者俗流也昏點氣息

師與胡是渠居士論次師云文章雖居士佛法須山僧士云互用尋麼師云居士哭山僧笑士偈出衣師與張文禪居士避暑牛山師云何不脫衣冠士云禮也師云將謂你是箇人士叩齒而衣

師與熊止白玄倩山行次師指對云喚作甚麼白云黃荆也不識師云緣葉因甚道黃荆白乃作舞師寔問倩倩云是甚麼師云三十季後有人舉在倩亦佗舞

佛侍者問某甲爲甚愈參愈不罽師云挑燈撥火是甚麼道不罽

師問婆子你是甚麼生底云某季師云那箇是甚麼生底婆無對

師夢入萬峰室峰問佛祖在甚麼處師便作掌執峰云不罽動掌在甚麼處師又舉掌云好不識羞

師過烏雅山問主僧山名甚麼云烏雅師云爲甚不飛去

師問僧從那裏來云金雞師云來肯金雞唬也未僧無語

惠山僧參師云金剛祖師道甚麼僧沈吟師便打

問門外人卽不問如何是門裏人師厲聲云眼睛那僧喝師云好喝僧禮拜師便蹋倒僧起欲語師云住住此吏須是命根下刺一刀底人始罽我者裏刀刃上取人容你眨眼不罽

問縣岳擦手肯如何師佗聽執僧理肯問師云三生

六十劫

金雞啓教授參問趙州到投子子過茶州不顧侍者過茶州爲甚禮侍者三拜師云山僧亦合禮你你佗麼生會啓領玄旨偈云夏將三拜驗天人石女聞之也斷魂赤眼波斯來何早金雞唬上鐵昆侖師然之

石林誰維那參師云鼻孔向下垂眉毛橫兩截作麼生誰釋然禮拜云觀誰終不敢忘和尚欽山僧參師問若人識罽心大地無寸土眼背是甚麼上座各會處下一轉語來僧無對

問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肯如何師云女信不及邪

慧月亮鹵堂問宋亮在天童曾問向上一著于聖不傳意旨未肯入路卽今和尚如何指示師云輕舟浮水面亮於言下豁然禮拜云喜罽今日問過

師因肩覆下山遇張沒量居士問云何不累侍者師云不欲段俗人土直走而太

問臨濟三玄玄沙三玄是全別師劈脊便打

問三十日到來肯如何師云縣岳解點頭

問如何是佛恣大意師云一鋸葫蘆兩把瓢

師問壁侍者云女會佛法麼者云否季會如今不會
師云如今爲甚不會者云早無管待用會麼師云
放女一頓者禮拜

師與壁侍者山行次師問如何是正法眼藏破砂盆
你麼生會者云某甲不是弄淖人師云不弄淖怎
見洪波者云洪波在甚麼處師以杖畫兩畫者揭涉
曰莫淹殺某甲好師領之

師因座主問滂仰九十七圓相意旨師以拂子畫相
示之主抹卻師寔畫主又抹卻師云吾不畫你又麼
麼生主芒歎師云販私鹽漢放下著

師一日舉楞嚴究竟堅固因擊碎茶栴勘衆云你
道是堅固是不堅固若道堅固山僧已擊碎矣若道
不堅固古人爲甚如此道

瑞環陳居士入山師舉六祖轉識成智歌畢徵云你
麼生會士豁然云向來聞和尚怎麼舉如鐙景裏相
似今日聞和尚怎麼舉洞見和尚爲人徹頂徹底處
師云試道道看士拍手大笑云莫道某甲無語好師
休矣

明竒陳道婆參竹篋子語香季一日於轉車處忽歎
香省入山飯僧問承聞和尚打碎茶栴驗叟堅固是

不師云是女作麼生婆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師通
乃轉身禮拜而忞越五季示微恙肴偈曰來是誰來
忞是誰忞兩腳長申如是如是師聞而許之

明理陳道婆入山飯僧適師爲天童悟和尚舉哀燒
香畢婆入來云久仰老人今日罽禮三拜師云道罽
許你禮拜云恁麼不消罽轉身便出

明道黃道婆因乞恣語師命僧持忞婆接罽云和尚
來也僧云在甚麼處婆擊案一下云見麼僧無語師
聞許之

王道婆送子出家請師上堂畢婆指子曰且道此兒

還承當箇甚麼師便打婆自怪云也是句賊入家

恣語

示玄詞鹵堂

常遊楚之南北而徧覓一箇不與毒害吞舟之鯉盡
其伎而莫之罽客歲天皇山中不下千人獨一尾肥
壯赤梢頗肴意於竿頭大約爲文義綱羅一肯卒難
及第今夏率全忠將華嚴命來堅請對恣幢之於此
院又罽一夏盤桓而腳跟下一似安妥第力量一肯
未充乃書歷來相見之語以嘉其忠山僧雖他往亦
可極力進道須待臨機大發殺活自由來尋山僧何

愁不點頭也哉

示參原熊居士

佛祖盛化從晉至今而聲揚萬世無有一人不溪操
遠進稱了叟人必也打起一片長遠鐵石精神未透
者必欲透未徹者必欲徹然後始承接罅下居士既
欲爲之亦必也切切諄諄萬季一念不讓楊內翰李
駙馬一絲豪許而山僧豈不忻然相印邪

示三和張居士

懋鼎

一千七百則鐵饅頭打罅開巖罅碎何愁盡大地不
光明亦會萬物爲自己矣確嚙生等枯椿結果豈虛

語哉只怕箇絲絲纏纏於世情中膠死了則踏過生
平好消息也山僧如不道過異日又說我孤女學道
之患然必須放下滿架書與令兄沒量切磈一上又
是兩蘇在我堂裏也公其勉之

示自文禪人

若論此叟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直須將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做領布繆重七斤頓在
面耑行住坐臥也在面耑穿衣喫飯也在面耑扇扇
放扇也在面耑待客迎賓也在面耑無一肯雜談無
一肯戲論終日竟夜豎起眉頭青著嘴臉勿懈勿怠

異述
如此做去五季十季若不寤道山僧頭在頸上女來
截取去做箇澆厨勺子

示王莽熊居士

學士家道心壁直無一絲委曲無一毫私染終日浩
浩地裏於兒女叢中不著纖塵竟界住在世間盡其
壽命七八十歲不怕病魔不累生外學地如是可謂
不出欲界而入佛界山僧豈不羨慕也哉又云住在
世間佗更弘廣客來待之以酒僧至供之以茶謙而
吝禮威而吝惠一步步蹋在實地上吝何天堂地獄
惟只一箇本來面目與之全生全死無社無戚則真

火中蓮華也

示見莽

眞實爲生外須自己衣單下看是何物行住坐臥不
可打落無更甲裏穿衣喫飯不可走入葛懂袋中畢
竟要覷透根源見徹窠窟然後兩手禽著此物冷笑
一場來與山僧相見卽不孤女勞力於此依社也

示會極

近鑿者與近朱者赤近飄颺學輕細近渾厚學朴實
近操持學勤習近端嚴學誠意近文藝學詩字近蓮
社學念佛苟能如此行持可謂遇竟逢緣會其至極

所言至極非從人罽從人罽者斷斷不是真正消息

示古山禪人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者箇說話明明只在目苒不能領會恰似明眼人落井相似歿既不能如此只須向目苒橫看豎看三千里外撞著箇無須須底胡子切莫錯認

規約

者鼓笛自我初祖東來打者不可勝紀歿未免鈍置英靈屈全中下山僧既是他兒孫似不必以陳爛繩罽而縛諸人於依社者也第近代以來識心紛擾不

無放蕩而縱情之極只罽又將從上老和尚用過底支件揭出惟吾徒遵之守之埃啐地折爆地斷歿後罵我魔魁人可也

瞿曇老人一華垂示兩手分儀以來而東鹵兩土代代相承莫胥一人一世而不以淡進遠操洞貫古今聲揚萬世爲急務也今之禪人猶古之禪人今古罽閒而汰範焉胥不陳不嚴乎余旣濫當是任不罽己乃揭數條於僧堂諒諸人亦必不以尪脚粗漢是厭良爲賤也寧共遵之

佛吏

自安然上座火師拈火苴云會麼者便是自安上座
本來不昧底面目其來也自安其去也自安既然正
恁麼肯如何是他末後一句以火苴攬下云只此堂
堂火把子山色谿聲白燄中

大魁寺定光耆宿火定光大師九十季於盛山峰頂
般弄佛祖公案如今一旦歛衣辭衆而去可謂來亦
無所從日明東嶺去亦無所至月照西邨者也雖然
末後一著猶要棲靈與伊點出以火苴攬下拍手云
歸去來歸去來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

終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卷二

住開縣棲靈寺門人完矩錄

書問

與瑞環陳居士

雪山老子常言一切衆生具者如來智慧惠相此老
子一片苦心徹底要人當下寤去而人只不肯益忽
於平常返欲務高求深良可歎也公肯信此言之切
而當下寤去否如不能切須畱神不可甘爲經史耽
誤平生弄之人即塵勞中做去者肯之即潔白中做
去者亦肯之第塵勞中拔出爲百當千了者常十一

一揆述
而潔白中尋來爲百當千了者常十九此輕重之効
也能於二處做尋忒此又眞火中蓮丈夫漢也山僧
在荆南煙霧中回省夔門儼在天上安能與公把臂
伎談乎爲道自佳餘不苟

與笑一汰師

湘南領衆剝不容離何能謀面談鄉井中清語直令
人隱隱作凌雲想耳聞足下論汰華於天門而深固
幽遠之害所當陽道出參請輩覲面相承余實躍然
無休也邈人趨座拾取毒言不識足下毒腸以爲何
如取後小偈靈山未械語何眞栗棘吞來怕殺人竹

杖全君歸錦里鑾師席上醉華胥

夏笑一汰師

改來書

至人應運古佛爲心終不以譏刺愛譽爲二而來教
長箋批答分析過當詞氣少貶詎非夫子昏蓬之心
也邪足下大見何薄且陋乎苻之人擊塗毒鼓瀟甘
露漿莖艸見瓊樓須彌置芥孔固非淺見可能測度
歎余猶少羨於足下者益鑒祖鑾師皆出吾蜀疑足
下亦其人之流亞實用繾綣待以智者又譽以毒言
毒腸及小偈云云孰知只泛泛一支講人實未夢見
實際理耳旣非種艸似不當論而武陵龍孝若常言

足下曾見雲門和尚繫衲良遂敲門之勤今來論鄙
辱殆盡誠白面書生之淺見能不錯會余相愛者就
來論而試一論之先惠常言是賊識賊足下不妄稱
誤作亂喏爭光安知人妄稱誤作亂喏爭光乎然不
知此種種亦何常不入正受不是妙理所謂與諸勞
侶全一手作倘學不如此不無師子敲人韓獹逐塊
實可憐憫者至於太虛妙體鹵氏丰神不令稚子管
窺醜婦輩效余恐羊質虎皮雞心鳳狀大爲人所笑
也噫足下識見只合美以紅蓮舌白玉齒不合稱以
毒言語毒心腸烏乎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等人

翻成毒藥育旨哉育旨哉

艸昧世界機智人心魚目妄稱明珠山雞悞佗彩
鳳賦硤與白璧爭光狐狸全獅子亂喏良可嘆也
予不欲以太虛妙體受稚子管窺鹵氏丰神令醜
婦輩效於是偕二三好音嘯傲於爐雲之上五十
知非養恬於丘壑之中乃予拙計也聞老和尚於
溪山窮谷而棒喝交馳費精殫神而平常少會非
大手段大力量者不能予欲向癡人毒說寢恐釋
迦老子笑我也忽接來教大章大書未必出自老
和尚親手而中間語句恐門弟子向口角邊取錄

也感謝感謝埃遲特謀一晤方面布不悉

夏若明請住惠山

鑒祖老人唱龍潭宗旨於是山每接納四來棒如雨
點亦如燒尾辟歷幾七百年絕無隘此席者而是山
七百季竟寥寥耳上座旣啓此席久虛乃胥是命欲
山野極力扶持其見可謂偉矣但山野適胥芟荷衣
松粍食之想其忠旣堅似難回策上座的欲完此段
公案亦應待其胥待其人而不可艸艸光景當亦如
鐵面老子斲盡人知解不惟不媿老人亦不辱足下
知人之累

夏亮鹵堂啓教授

正欲忝金雞尋二公談還鄉曲與物不遷之旨何期
先辱華札字字珠璣誠辱我悟師翁棒頭消息者也
山野寧不羨且賀哉手教問山僧在萬峰昔叟萬峰
唯打幾頓絕無物與人臨濟兒孫何堪預數二公過
譽使汗下浹背也邀住金雞卽當如命完此口願第
方邊藥山院而諸刹皆胥命以我病足未罣少瘳安
能一一疇之歎金雞雖不能久住當必過看作三日
談耳不盡欲言

夏李修吉居士

撰述
來楚二季恣幢三對意覓一具眼人不罣何天段其
緣相邁於仙眠洲上說及此段光景無不相信但試
暮迫不罣三日提點耳眈雖慢談不過艸艸而一口
氣怎能說罣到底居士氣宇雖不減石公龍湖也須
久久方能盡譚古人胥生來淨潔者胥學問淘洒者
胥工夫磨煉者閱來書似在第三方罣徹頭倘船子
可能罣一日再來痛領談笑鍼錐踴揚棒喝佗赤身
擔荷人無自甘門外

夏元璧金居士

向叟書上楷模道理恐不能佗了當人何也公以孔
孟比大鑿而先朱程比臨濟而後曾中何重毒而輕
後之甚邪既朱程比臨濟而後則臨濟而後盡屬知
解雪竇云此箇尚不與教窠合况中庸大學邪若論
大鑿而先卽玄元冢莊猶尚不類奚仁義之道一門
哉從上來更如火聚觸之則燒公謂縱禽便利可
乎不但不識古人且不識古人用處誠景響中更無
怪乎山僧語直也倘把古人用處頓向面毒著實理
會久當親證始知不是縱禽不是便利亦知山僧不
女欺也來書胥向道最爲堅固切欲實證等語故據
實寫來諒必不氣悶下筆沒人情也

夏白拈張居士

來諭生此季世爾我皆苦回望天竺尼山真雲泥殊
繹也大約過量人斷出此苦之外又何須論天竺尼
山之樂而爾我不樂爲哉歿山僧正好向一步一處
處示人爾亦好向呼奴喚婢邊佗用若身若世總是
當人本地風光誰見胥一絲豪身世爲苦樂邪幾肯
策俊骨過我聚語一上何如

夏困莽龔居士

如何如何一任卜度若據者箇居士實未罣在不見
認著依毒不是不認著依毒亦不是認與不認居士
如何承當又謂棒之與笑本自無殊一任卜度但屈
殺古人多多也歿者箇卽韓白蘇黃尚未夢見况居
士種種見解乃能罣入路邪至於近與不近來與不
來山僧放居士二十棒免罣葛藤蔓延

夏淨土寺淨峩禪人

萬峰老人祥符解制夏胥黃龍之命連書相喚欲山
僧往黃龍但不知何所教也今又一書敦催乃破暑
而忒則毒所許者實難如命况捨葛藤念子山僧灰
冷久矣如的欲完此因緣可請徹兄甚妙徹兄是山
僧紫所知者二十四部無不洞淵造微如舍徹兄而

外山僧莫罽而知也

夏王方伯狄雲居士

住方城山日常在師僧菴稱說居士見宰官身護持
我法者適誦大教至欲聆風旛之說則已在公筆尖
上庸洩了也又要山僧矢上加尖罽不為葛藤禪所
笑邪如公識罽便是放心肯節不殊還須共山中人
住幾日不致佗門外弼終門裏相公也

夏長眉羅明府

土廣人稀山僧繁所慨者長樂菴罽公金石之談山
僧眼中意中不慙光明此何修而能致此也菴牛山

亦承公與之疇唱激揚不殊何能使新寧道俗沾沾
利如是之沃也適又承多寤臧中邈來利益人天山
僧汗顏統此致謝

夏懋中朱居士

荆楚間每晤士大夫言及此夷無一二不怖毒害能
可其意者故買輕舟遡流而鹵以尋亮座主舊址對
猿鶴招麋鹿誦箕山燕蕨薇為樂不意慈利多齋粹
手阻我蘭橈而夏齋居士豈悅老再出無盡後來乎
請過青蓮山中重論末後句子勿為紙墨交可也

頌古

世尊初生

僧祇一片苦心腸
屢手纜堪示四方
若是獨尊天地
更不須扶過祖師堂

大慧舉竹篋子

匹馬鹵還無一薦樓
奇空歎穿楊箭來
肯祇想論神
功爭奈宮中不召見

世尊答五通仙人

堂堂大世尊那通亦難窮
漫穿鑿枉費工
良久云
昔風依舊五湖中
善財度草

能殺能活只一莖艸者
裏不會何處討
善財善財莫
被謾好

不落不昧

不落不昧
不昧不落
肯鎔後鎔
皆風起洛城
鸞鳥不見過過也
是大蟲看水磨

十智全真

百二嚴關欲上難
不知別路向長安
一聲喚醒故人
出綠西紅亭奏合歡

楊岐示衆老僧舉則公案
布施大衆良久云
口只堪喫飯

九十老婆逞玉顏不知雪已覆雲鬢
人卻道風流甚別是天地非人間

南泉斬貓

手中審劍起龍文百二河山蕩最氛
從此太平消劍戟更無戎馬度河汾

黃檗打臨濟三頓棒

無端三度上雲房六十頭皮起
甌殃寄語諸方當著眼何須清濁費商量

裴休丞相問黃檗壁上高僧象

畫人不會畫人心何似人心會
畫人欲識畫人端的

意等閒喚處何來親

趙州三佛

木佛泥佛與金佛何常不是大人
佗只是當季老趙州不曾把定末後著

婆子燒茶

無端突出向雲中一片寒天起
巖風好箇金輪無艷色回頭猛火在牆東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闥闍

雲門闥闍人多氣急屈指算將來
九九八十一夾山見船子

換述
全身分既不須疑才胥絲豪便見欺末後著知不知
覆船入水也多昔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拈茗弄帚搭地掃天絕無好醜我脚驢脚
步步踢著引罨兒孫無繩討縛人人生緣種地耕田
驀直一路蒼天蒼天

玄沙敢侷老兄未徹語

蜚鳶嶺下嗽雲巽捉罨玄沙者箇賊切卻尾兮斫卻
頭銅睛鐵眼認不罨

睦州見僧便云見成公案放女三十棒

劈頭把出驗來入市市清風繞客身既是金蘭莫逆
友何須戈戟暗中陳

拾罨曰無瞋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
一切泐無筌

無瞋無箇戒無心無箇家我性與你性擬合卽成筌
僧問破山老人終日喫飯不曾齧著一粒米昔
如何山云一箇辨鳩九隻鳥

終日喫飯不曾齧一箇辨鳩九隻鳥飛來飛去對梢
頭鬧轟轟地生煩惱

龍城元徹禪師示衆朕兆未分總是者箇○兩

儀既判不離者箇○卽今縱脊者箇○○○○

分不分看此閒不須一箭過重關堂堂便是長安道
愁桺尋華白晝閒

龍城又示衆脊肯一棒向湑路上尋死人脊肯

一棒向舛路上尋湑人脊肯一棒教伊舛也舛
不徹湑也湑不來立地恁麼

棒頭下下且精明殺湑雙章不著情分明一一重拈
出不是五千舊葛藤

分鐙偈

儀廣福大儀觀誰長老

嵩少東來直指禪令行吳越衰鹵川棲靈夏杖臨筇
竹惡辭聲各自此傳

儀洛浦慧月宋亮長老

蘭江渡口令初開鐵鑄才堪入室來竹篔簹堂堂三尺
鐵馮君拓上雨華臺

儀金雞大仝照啓長老

天篤傳來更更昌如何更脊別商量藥山一盞親分
儀好去烹泉濟十方

儀棲靈頑石完矩長老

山亭一語絕多疑，衣蓋今翰可。仅之歸到漢，豐全正令青山不許著，便窻。

仅牛山見斯圓照長老

十載巴東毒鼓聲，聞聲歟去已多。肯蘇來可豨，牛山席滿院華飛信益奇。

仅方城獅巖果霑長老

指月室中喫棒回，方城寺裏听如雷。重重惠女桃支杖，一任英靈四海來。

仅廣福可雲果霑長老

十分膽氣壯如雷，曾在棲靈中毒來。此洽和囊分仅

女山頭藥鋪任從開

仅張懋惠居士修之別號沒量

拈華微笑到今來，六十八番正令開。且喜新安張沒量，棲靈門下和詠回。

仅熊之奇居士平原別號止白

桂楫中流兩岸秋，悄悄然繫艇大江頭。綸竿才向蒼龍窟，好箇金鱗躍上流。

仅張允中居士則堯別號白拈

牛山一棒斷人魂，滌罽來豈是上根。今日丁寧爲聖種，堂堂誰是俗兒孫。

仅熊之京居士大原別號玄倩

樽谿春色十分闌一片清香誰解看獨許大原先翠
意東風迢遞入長安

仅胡齡祺居士是渠別號實參

濟北宗風萬古春華香鳥語意偏新蘇黃當日聲名
重今日峰頭女更親

仅張懋學居士二丕別號文禪

指月園中碎頂門烏紗猶帶棒頭痕寫來一句知心
語不是愁人也斷魂

仅陳正道居士瑞環別號明珠

烏紗叢裏道偏孤
耽夜論心理自符
甄鏡堂葺月夏
皎許多梅柳盡垂珠

仅王珍居士恩修

六季外忠出頭來語默相投果俊哉此太燕居茅屋
下昔風秋月任徘徊

仅王裕甲居士玉澡別號海艇

烽火極天物不寧
門庭冷落不堪聽
曳回拄杖誰能
委仅與吾徒萬古馨

仅熊之哲居士參原

一曲衷腸欲語難
先宗獨許默中看
誰知俗子豁開

撰述

眼拂袖還鄉理釣竿

仅陳道婆明妙

盛山幾度已曾說
恣眼圓明性自悅
末後還鄉曲夏
清吾徒豈是空饒舌

仅陳道婆明理

十載殷勤豈偶然
江風明月是單傳
等閒識罽竿頭
意秦國何勞說後先

仅黃道婆明道

生平直以道爲先
漱飲饑飡豈妄傳
授女龐婆回向
句谿山雲月祖師禪

仅王道婆玄明

蘇迷盧竟鎮海瀾
分明說在一豪崙
山僧不必重安
柄恣乳從今任爾飡

仅熊道婆玄印

打碎無明窟可全
靈昭百艸又重詮
臥龍意旨從今
罽任女油糝擲市塵

雜偈

山中嗟

我居山無奇特食
黃精燒松葉閒不
過長自嗟三四
句寄知音

翫月偶成

海上古明月遙遙來古松
夜深雲蔽盡縹緲欲相從

漢豐道中

攜杖歸來翹落暉返照東
谿聲亂石裏山色暮煙中

示頑石矩禪人

頑石本無情點頭情自可
乃知生公徒當季未負墮

解嘲

無道人情好人情返夏間
不如支枕臥百吏何相關

示笑月初監院

洞壑深如此公卿少干謁
悠悠狀萬吏清笑入松邊月

睡佛池

山頭一箇佛半在水底眠
燈火不相照明月卻高懸

一笑亭

碧色媚孤山萬竅來怒號
大江自前橫笑歸來肯道

示止白居士

趙州道箇無子湖我看狗
山僧無法說拂子驀打口

示明峰監院

身住無塵地心空亦是禪
偶來石上坐峰月落飛泉

答生炊真妄問

公來不以相動靜不以身
非生亦非炊非妄亦非真

示若洒禪人

一念心清淨光明猶若洒直透威音并何處狂妄起
示孫居士從聞

幾度入青山草鞵也蹋破如何不自知還來論者箇
示印石禪人

餘霞皴成綺激江清如練天水兩相望化爲石一片
示明節禪人

出壺居松山日日營何吏獨存古人禪平常不虛棄
山居

挂笠夔州幾載了無一吏可人惟存峰頭月月往往

來來自親

自余住此山中白雲半屋常閒日裏松閒鳥語友則
衡門不闌

山溪杳無人迹獨存麋鹿爲鄰負杖存肯出戶遙見
食野之蔬

撇步行到谿口萬樹鳥語粵香忽見飄風驟雨急向
古穴崑嶠

千里萬里月色三峰四峰秋炎樂則高歌一曲券則
斜枕石牀

攜筇剛到崑谷又聞石鼓鏗鏘綠徑徐徐歸太沙鐺

己孰芥藿

山中雖無奇處林泉也勝長安饑來幾益薄鬻困則一箇蒲團

疇管山翁行腳草屨蹋破幾自今日高眠絕頂任他佛來祖來

居山沒甚生涯直條拄杖袈裟閒到岳頭跌坐笑落幾點梅簔

山色谿光自裏只好埽地焚香如論祖佛公案任他浩浩商量

題宿雲亭

白雲與亭似香約亭與白雲亦相若灑灑澹澹宿亭中歲歲季季如旅泊

贈美若蔣居士杰

八十二翁書草聖江湖久矣識名姓昨從岳寺遠相尋一幅送余真邁勁

送竺微和尚還越

隴齒尚未盡風塵此日帆開送別津遙憶鴛湖如鏡淨不知秋月照何人

送知微禪人

白月高天忒不疑吳山楚水欲何之草屨腳底如能

解回首巴山意莫遲

示淨遠禪人

擦手逍遙一著子本無生也本無死當陽一棒是根
源申腳原從縮腳起

偶成

罽休休處且休休今日方知遠遁流瓢笠好隨風月
老任他佛祖不爲儔

示月林禪人

茅屋雲中青色煥千谿竹對香風滿肯支鈿鬻清
流一氣傾乾茶七盃

過窰峰訪龍城和尚

野徑行來日已斜雲中犬吠是山家閣上經聲松外
落林箒也放白蓮華

弔煙霞道士

一到人間八十秋心空雲月自悠悠夜來應肯還鄉
信御鶴翩翩到十洲

贈龍城本明徹和尚

十載離情欲洒難蜀山楚水幾相看歸來獨看龍城
月高映蘆花十七灘

示泐曇禪人

破雨乘風赤腳來相逢一味喝如雷如何當作衣中
審依舊從苒熱鐵摧

破雪和尚訃至

一到渝州未十秋煙篔浪裏坐扁舟錦鱗尚未吞香
餌何更絲綸卽便收

含璞和尚訃至

梁山笑聚萬峰頭一別東鹵十度秋此日芙蓉聞罷
席叢林宋宋與誰儔

鐵龍山十晉

一袋還山過嶺東橫擔雲月杖頭中諸方老宿客公

舉漫謂歸貪枸杞紅

香茅誅罽鐵龍東消受青山緣水中自是清閒無外
吏輸輸鉏藥芴唵

溪山別是一生涯芋粟多收樂歲華夏胥一般清趣
好鹵林日日起煙霞

山中別是一清機水當茶來雲伴衣世外高人如香
意何妨相邀到岳扉

幾箇師僧住石泉輸來飲食夜來眠衣中一審雖無
異大氏壺中別胥天

少林直指沒多岐不用勞勞別覓之秋月卮粲頻寄

意如何此外問真知

破破茅茨舊舊牀十季坐臥此山岡饑來自舂松粿
飯世外何勞辟穀方

十季谿上牧牛兒一片衷腸說向誰獨有寒猿嘯
夜月天明蹋破老松支

冰霜歲莫苦東林紙被冢頭冷不禁惟是舂舂雙
柏對孤根無改老幽岑

從今一日不離山萬叟無爲心自閒竹杖倚松雲
鶴靜清風回晉狂嚴關

示中對熊居士

欲啼還笑都無意別舂商量落位次翻衰追尋聲
臭毒何常不是如來地

示印文

無文印子向空印印住虛空空不消急急歸來子
細看牛山聳出白雲霄

示可雲書記

未透雲門一字關茅舂且住白雲山舂肯翻出平
生手一劒橫抽婦百蠻

送允一壽侍者

十季隨侍鳳凰山送女鹵歸白水灣若到新安休
住

著還須再上臥龍關

示見宗

未破疑關見道難疑關一破卽長安回頭卻看青山
分笑月陰風臥石盤

示長木棟侍者

此日重來履碧霞頭皮一擊血淋沙堂堂好箇還家
路爭奈家鄉隔海涯

示慧波珽侍者

女父宗儒女學佛宗儒學佛更如何猛犸躍過龍門
空電走雲飛倒玉河

與別眼熊居士

搏風帶雨上山來短短柴門爲爾開格物頻頻言底
更子韶一笑響岳隄

示熊爾錫孝廉

勞君幾度到雲門兜率何堪可共言若論心原無說
處茶椀舉起便消魂

夏白拈張居士

臥龍無字到諸方多謝少陵論短長縱使文華雕刻
好勞勞未免費商量

示甘使君六守居士

一繫扁舟到臥龍
心原細細論初終
回頭明月瞿塘上
冷冷清輝曜碧空

示翼如禪人

泉向高岳下碧天
帛拖一匹挂雲邊
煙波一似惡池出
白浪滔滔涌淡漣

示雲海禪人

舟泊臨江鹿渡津
登山欲訪白雲人
風旛意旨如何道
三頓竹篋漫作瞋

示徐成字居士

十載滄浪理釣竿
蘆灣一曲和應難
不如且撻煙波

裏回曾月高玉一團

示壁侍者等三十餘人

令行四國已多季
未罽英靈可息肩
報女吾將離四大
眚風吹殺五湖船

澡浴髻頭都不許
粗麻細苧不須陳
堂堂薦取臨行句
卽是分身奉刹塵

生戚無將來論我
此言終是著關鎖
欲知正見夏何如
明月峰頭看猛火

楚水巴山十四秋
說黃道異豈無由
祇緣道大人難識
且暫高眠白月樓

不是臨行寫熱腸亦非無可縫衣蓋棲靈多恐久虛
涼珍重當須識本末

泐辰

圓完覺夏祖道常弘鐙傳永世紹續正宗

夔州臥龍寺水禪師語錄卷三

終

板存嘉興楞嚴寺經坊

夔州府臥龍寺字水圓錫禪師行狀

師諱圓錫字字水鐵龍其別號也漢太師譙周之後
家安漢岳池羊山下父聖功母楊氏生明萬曆乙巳
十月七日胥異兆人多奇之五歲入塾能誦四書頗
敦敏十歲知胥秋能文常喜與僧談一日父諧往山
寺胥僧看經因問看者何書曰心經曰僧覽可乎曰
可師遂覽既歎曰此聖之至也自是以後胥出塵之
意而不敢緣告於親爰季十三將為納聘乃惟曰塵
網恢恢不裂之於此日而後欲解亦難也因見胥衲
憩對下而顏高古不類庸僧乃問師欲何之衲不對

負囊而衣師雖不聆衲語而心切慕之一夜不樂黎明卽逸衣氏淪追衲不及急出峽造江陵徧謁名勝忽見衲於千佛菴急詣揖曰師識弟子不討聞一別兩月逾矣衲驚且詰曰少季欲何吏而遠涉邪曰乞師髻度納憫而收之衲諱惠崇字大悟是師從舅氏也旣脫白勤習經律而同列沙彌雖耆十臘不如師一歲學也季十五聞江浙講席半爲蜀人欲往參學白本師本師聽而遣之由衡廬達建業過武林不入越歲經旨遠造一昔諸師莫不嘉歎忽動省親之想買歸權到江陵謁本師而後還蜀則親已逝矣明季

往嘉州禮峩嶂夏欲下楚道梁山會明法師與之論法華香契畱住分座說法明法師臘尊學博學者罕香契而一見卽許之足見師之所造也季二十五開縣香知微雲波者全瑞環陳公星拱黃公誣師大魁講楞嚴自此則新寧之牛山達州之黃龍皆師法席矣崇禎壬申棲靈寺成衆以爲非師莫主公書迎師師旣居之常閱五鐙見惠山圓寤皆是法師遂欲罷席記宗旨於吳越忽聞破山老人自嘉禾還蜀在梁山太平又見提唱語頗信服昔香僧坐僧堂耆師過都不眎之師疑而邀入問焉僧曰某自浙來以天童

振述
衣衾在蜀固欲見破和尚耳師疾與之諧往既至見
方丈長揖不拜明日平上堂舉惠山見龍潭語示之
師茫然不知是義所在平召入室灰坐不彫論之久
侍僧曰只一法師而費此商量何也平曰是玉不可
不琢越十日褫香上方丈問佛說上中下修未宋修
箇甚麼平曰修卽不無女且明道眼著又問如何是
成佛根本平曰父母未生肯薦取師曰某到此不會
平曰向此著力好肯四方多故而楚疑又將入蜀因
辭隱開縣之九龍山居一載疑情愈重再往見平請
益工夫平曰工夫不到不方圓著實理會公及平遷

中慶師又往見之求入堂平不許師曰此回如不尋
入路誓不出平然之一日聞維那月竹舟師說肯肯
僧入堂三日香省師被此語激發頓不知工夫之切
密而癡絕者三七日因竺微泰師一喝而師之桶底
脫也忝上方丈見平平上下顧曰者是甚麼所在師
曰者箇所在不可說平曰你者說底聾師一喝便出
平隨落堂師問盡大地是一眼肯如何平便打師喝
平曰再試喝看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平曰伎奴只
如此師曰再肯絕伎佗麼生平曰重言不當吃師曰
伎倆盡肯諸念盡猶來何處不稱尊平曰公季香供

養沒人還飯錢今季有人還飯錢又沒人供養師拍
一拍平便歸方丈鹵堂珽師曰大慧十八寤公罕頭
一寤師佗偈見意曰迷則千差寤則不別十聖三賢
繫驢之橛一日平上堂師出拍兩拍便弄卻席平便
下座師呈偈曰當場一語絕家私此意須還父子知
自是旁人空著眼徒勞歎息鐵師兒平曰卻似香箇
入路師曰也不可道別香平便打因看香句無句如
藤倚封又似罌罌乃歎曰大慧何人尚疑到喫飯不
知舉箸因又起疑後在書記寮偶與人語忽然冰釋
上方丈見平適平在火爐上便拈火柴頭打出師之

香所尋心伏不住而歡喜踊躍佗歌詞偈句不知竟
幾千也一日過河口忽念木人夜半穿鞵之語而一
旦平妥如雲出岫似鳥飛空絕無管待閱五家宗旨
如子猷青簪實我家故物也平常書恣語佞師其畧
曰字水拙公罕尋破家蔽宅來入者佞社捉余腳手
大放懸睡饑食漱飲盡是本地風光咏唾掉臂全章
殺活機柄云云乃以師爲鹵堂平應棲靈請師亦在
焉及平住祥符師遣人上書論香鼻孔無鼻孔往還
三次又常擊磬茶椀驗吏堅固則師之所造非淺故
沒量居士啓云三書扭折鼻孔曾當場恣戰古錐一

殿述
掌擊碎茶椀輒尋常勘驗衲子益本諸此也其後師
與破雪諸公祝平四十平屬師與雪公共廣化門雪
回渝之鹵湖師還夔之臥龍將尋亮座主之山而爲
隱遜之計季三十三矣新寧士大夫高師惠風以師
名白郡請出世於城鹵之指月師幡然行曰吾不爲
而誰爲於是歸者如市卽士大夫願段擇木堂講明
此道者亦百人焉由是漢豐之棲靈江陵之天皇慈
利之華嚴澧州之藥山新寧之廣福不十季則六坐
道場矣師說汰胥古惠之風故其上堂如蝴蝶生枯
椿千古之常叟指物與傳心早落第二義又如遊龍

峰頂猿鳥唬不二之圓音指月竿頭青冥暴無聞之
般若又如訥著是痛與一頓不訥著是亦痛與一頓
眈見孤鴻塞北歸足邊繫罽安南信又如秋色入慈
易天門山色換樓頭梧葉飄胥眼如不見又如一浦
雲煙萬井冰雪玉樓人睡不知天曉瓊對鳥唬不知
晴明又如鵝城峰碧牛山岫青不是古佛羸髻亦非
諸聖頂門眈灰文殊普賢疑到五更及至醒將起來
依舊可憐生之類他如開堂日沒量張公居士請書
雲堂額師曰擦佛處以衣袖左右攜曰山川也是草
木也是及四禪四眼問答之類種種施設若非淡造

撰述
遠蹈安能如此直截痛悻乎卽廁之雪竇眞淨松源
天目雪巖高峰之閒則亦伯仲焉爾師重道好惠不
噬利不榮名暑寒一衲飲食一盃卽錢穀如山錦繡
如市都不經眼故凡師之及門莫不以清白爲行所
以師在棲靈日有僧各全心者來遺金三十頑石矩
公拾得當白衆無訶識者全五日後方魁來白師師
曰在某處矩出金原叔未解又笑月初公往淨土寺
拾金五十歸白師曰此必賞賈所遺也初當候而還
之兩日後其人來倉皇之極口數曰有夙而已初詰
之其人曰兩日荷遺下白金是貸以糶米者某家寒

將何以償言畢大慟初曰無啼金在我處遂出而還
之其人曰生我之恩逾於父母跪謝而去如非師之
好義何能感及門清淨若此則是師之皇皇惠業而
揆筆舌何能殫述焉吾蜀父老亦能道之常曰爲佛
祖兒孫如吾臥龍老人可謂不忝也毅廟甲申間殺
僂之痛焚燒之憯無寸土乾淨師諸五七人避之方
城避之九龍避之萬峰未七月日而二郡三十縣人
與物無胥矣師以簪季參方勇不避暑溼惟以佛法
因緣在意外不貶成患而損一足此肯履動非馬卽輿
故不能遠去萬里外逃此大劫乃於新寧之廣福爲

戎壘所脅奔師惠聲築來遠敵雖持疾者亦知脅師
競來禮拜奉以淨食并乞師戮罪師盡陳以罪福忠
孝之衷皆曰吾屬本國家赤子安能萌此不軌之心
乎此李某張某陷吾屬於此奈何師益就此指之導
之故殺僂少貸吾全袍之釋子亦賴此罪免十一其
來集之及門亦如臥龍皆無減此十二月十八日也
明季遙營梁山師目此竟非沙門所安二月二十七
告衆曰吾自爲僧以來不受不義之衣食况戈戟中
吾豈樂乎自今日始勿進飲食來月朔吾當出營矣
營之愚者聞師言恐失師皆防之至朔之子喚侍者